



學大明陽立國

陽明電子報
YMNEWS

電子報專欄

快訊



【陽明訊息】寒假期間接駁車行駛路線時間表

山腰電影院

【再見溪谷】(The Ravine of Goodbye)

改編自日本作家吉田修一小說的同名電影《再見溪谷》，故事從發生在溪谷村的一場殺童案說起，卻意外帶出案家隔壁鄰居一家另段不為人知的秘密與過去，同時也丟出了一道複雜難解的生命問題：承受巨大創傷的受害者究竟要如何原諒與往前？製造苦難的加害者，該如何償還與贖罪？

副刊專欄

- › 山腰部落格
- › 山腰電影院
- › 閱讀旅行

相簿集錦



這是什麼？

相簿適用IE6, IE7, FireFox, Safari
IE8請開啟「相容性檢視」瀏覽



16年前，一場校園集體性侵事件，對受害者水谷夏美來說，就像是烙印在身上的羞辱記號，眾人用異樣眼光看她，成年後還有一門婚事因此告吹。後來好不容易遇到以為可以託付終身的男人，她將自己難以啟齒的秘密告訴他，沒想到結了婚後，老公性情大變，原先的體貼與接納，變成粗暴與懷疑，妻子過去的遭遇成了老公的難解心結，而那些內心的衝突，化為緊握的拳頭一次又一次落在水谷的身上，最終他們離了婚，但水谷承受身心巨大的折磨，數度自殘求死脫離自己不幸的人生，這是水谷夏美的故事，16年前的那一晚，彷彿已奪走了水谷此生日後可能的幸福。

故事的另一端，當時其中一位加害人尾崎俊介，原是大學棒球隊的明星球員，因此事件遭到校方退學、服刑坐牢，賠上了大好前程。出獄後他想擺脫過去重新開始，但在得知水谷的不幸人生後，他知道那是自己永遠也無法掙脫的命運，「罪人」是他的自我認同，罪惡感將一生伴隨著他，這是尾崎俊介的故事，一個抬不起頭、不配擁有幸福的人生姿態。

水谷與尾崎，不管是受害者，還是加害者，命運都將他們拋到世界盡頭，這個世界似乎已經沒有他們的容身之處。

多年後兩人重逢，她的憤恨與他的愧疚相遇，水谷要尾崎付出代價，她要看見造成她不幸的人過得比她更不幸，這是她僅剩的人生安慰了。一人要報復，一人要贖罪，兩人的權力位置從此扭轉，女方變得強勢與主動，男方成了弱勢與被動的一方。兩方心理的結合形成另類的共生關係，他們在一起不是為了要讓彼此得到幸福，他們在一起是要為了看見彼此的不幸，這反成了他們在這世界裡前進的方式了。

他們來到溪谷這個小鎮，水谷改名為久奈子，這是當時幸運逃離性侵現場的女孩名字，代表著水谷渴望的另種人生，一種能享受平凡幸福的人生。水谷的舉動類似心理學上的「解離」現象，對承受極大創傷的受害者而言，要去面對傷害的一種心理機制，就是得把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人，才能處理無法處理的痛苦。於是「久奈子」才能與尾崎共結連理，尾崎只能用贖罪的低姿態，處處依著「久奈子」，兩人過著看似平靜舒緩的日子。

鄰居的殺童案給了久奈子一個機會陷害尾崎，要他再次為過去自己受的苦付出代價，沒想到尾崎一發不語全盤承受久奈子羅織的謊言，原來他早已把自己全都交給了久奈子，即便他不是殺童兇手，但那只要是久奈子的意思，他就會承擔。但說起來，真愛不也如過於此？你能無怨無悔為一個人犧牲多大？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。

誰是加害者？誰是受害者？電影模糊了兩者的界線，何謂愛？何謂罰？《再見溪谷》挑戰我們習慣的認知，最後久奈子離開了尾崎，或許她已分不清自己對尾崎是罰，還是愛了。留下「再見」兩字的她，是否意味心中的恨意已隨涓涓溪水流去，她終於走出過去傷害鋪成的漫漫長路，同時尾崎的贖罪之旅也走到盡頭？電影沒有答案，但作為觀眾的我們就像片中挖掘這離奇故事的記者渡邊先生一樣，對照我們自己的人生與親密關係，在別人的不幸與掙扎中，有機會看見自己心中那座清澈的湖泊，即便我們步履蹣跚，卻也多了一絲前行的勇氣與力量。

<文 / 黃柏威 諮商心理師 >

[←] 回上一頁 [◎] 回到首頁 [↑] 回到最上

COPYRIGHT © 2010 NATIONAL YANG-MING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國立陽明大學版權所有，未經同意，請勿轉載

[關於電子報](#) | [訂閱電子報](#) | [聯絡編輯小組](#) | [友站連結](#) | [上期電子報](#)

發行人：梁賡義 總編輯：王瑞塔 執行編輯：方諾妮 網頁維護：凱笛資訊